

著 基 爾 高

阿托莫諾夫一家

譯

龍

譯文叢書

高爾基著

汝龍譯

阿托莫諾夫一家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第一部

農奴解放（註一）以後大約過了兩年，這天是「基督化身節」，（註二）聖尼古拉駐梯察克教堂的教民正在做彌撒的時候，發覺有一個陌生的人，雜在人叢中行走，粗魯地推擠着人們，將輝煌的蠟燭安插在德里歐莫富城視為最高榮譽的神像前面。這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男子，有一個大鼻子，一把大而且鬚的、灰白的鬍子，一團黑而且鬚的頭髮好像一個吉卜西（註三）。他那藍灰色眼睛從突出的濃眉下面傲慢地向外張望，當他放下臂膀的時候，可以看到他那闊大的手掌觸着

（註一）俄帝亞歷山大二世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頒佈解放農奴令。但一般農奴生活未見改善。

（註二）「基督化身節」於每年八月六日舉行，係紀念耶穌登山變形（參考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註三）吉卜西（Gipsy）乃高加索之漂泊流浪民族，最初來自印度。

膝部。

他夾在本城最高貴的人物的行列中向十字架走去，這件事情使他們特別不高興。做完彌撒後，德里歐莫富城的最顯要的人物停留在走廊上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見解。有人說他是個牛馬販子，還有人說他是個市長，但是本城的「斯塔羅斯塔」（註一）耶富塞伊·巴伊馬柯夫，這健康惡劣然而心地善良的、愛好和平的男子，輕輕咳嗽，說道：

「說不定他是某貴族的僕人，或者是個獵人，反正是個伺候上等人娛樂的人物。」

但是醜陋的、麻臉的布商波米阿洛夫，這綽號爲「螳螂鏢夫」，以說刻薄話爲樂的、不肯罷休的情欲主義者（註二）惡意地叫道：

「你們看見了嗎？他的爪子多麼長！請看他走路的神氣，好像各處鐘樓打鐘全都爲了對他致

（註一）「斯塔羅斯塔」（Starosta），俄國村落中的農會會長，大半由年高德望的人擔任，綜理全村事務，如：定奪播種及收割之時間，分配種子及土地，農民離村須得其許可，等。

（註二）情欲主義者相信道德價值全由饜足吾人情欲以生。

敬似的！」

穿着一件深藍色粗布外套，和一雙優良的俄國皮靴，這寬肩膀、大鼻子的男子沿着街道向前行走，儼然整個地方都屬於他一般，他的手插在衣袋內，他的臂肘緊貼在身旁。這些市民委託那製造聖餐麵包的婦人，鄂丹斯加芽去做探聽他的底細的工作，波米阿洛夫邀請他們當天傍晚到他那栽着覆盆子的花園宴茶敘，之後，鐘聲鳴響，各自分散去吃他們的麵餅。

飯後，德里歐莫富城的其外的居民看見這來路不明的男子出現在河對面一片叫做「牛舌頭」的沙洲上，那塊地方是拉特斯基王族的地產。他在柳叢當中行走，用大而勻的步子，丈量着沙洲，從手掌下面眺望這城，這鄂喀河（註一）以及它那曲折的支流，多沼澤的發拓拉克夏河。德里歐莫富城的人民是穩重的，他們沒有人敢冒昧叫喊一聲，質問他是誰，在做甚麼。然而他們差遣更夫馬希加·斯土巴去問，這人是個醉漢，並且是這城中的丑角。不管婦女在場，斯土巴不要臉地當衆脫下他的制服袴，但是頭戴他的絨氈的鴨舌帽，就這樣走向前去，涉水渡過泥濘的發拓拉克夏河。鼓起他的喝飽酒的大肚皮，他搖搖擺擺走到那陌生人面前好像一隻滑稽的鵝，並且爲了

（註一）Oka. River 爲橫貫俄羅斯之大河，在莫斯科以南。

長風風起見，故意高聲問他是誰。

那陌生人的回答聽不見，但是斯土巴馬上轉身回到市民面前。

「他問我，」他告訴他們，「我爲甚麼生得這樣醜。他的眼睛又大又惡，活像個強盜。」

那天黃昏在波米阿洛夫的栽着覆盆子的花園裏，鄂丹斯加芽這製造聖餐麵包的女人——一個面頰下垂的人，以算命者和「智慧的婦人」聞名——向本城高等人民做了她的報告。

「他的第一個名字是伊里阿，」她宣佈道，她的恐怖的眼睛睜得很大，「他的姓是阿托莫諾夫。他說他打算住在此地，因爲要做生意。但是是甚麼生意，我沒法探問明白。他是從佛爾戈洛得那條大道來的，在三點鐘之後不久，已經沿原路離開此地了。」

因而他們沒有發現他的甚麼特殊之處。這件事情令人不愉快，好像夜間有人來輕叩窗戶無言地警告着將有災禍來臨，之後這人又溜去了一般。

三個星期過去了，一切關於這事故的痕跡早經從市民的記憶中消褪，這時阿托莫諾夫突然出現在巴伊馬柯夫面前，他的三個孩子相伴着。他的話語落下來，好像斧子的砍擊。

「這裏有幾個素未謀面的人來求你，耶富塞伊·米特里奇，打算在你的智慧的治理之下生活。請你幫助我，讓我立足在你的鄰里之間。」

他的故事又簡單又明白。他一向受僱於庫爾斯克城（註一）的拉特斯基王族，做喬耳琪親王家的總管，他們的領地在拉提亞河流域，可是他在農奴解放時退休了，得到很可觀的報酬，決意自己開辦一個製造麻布的工廠。他是一個鰥夫，三個孩子的名字排列如下：最長的叫做彼奧德爾，那駝背的叫做尼基塔，第三個，過繼的外甥叫做阿歷克塞。

「我們這裏的農人種麻種得很少，」巴伊馬柯夫深思地說：

「我們要強迫他們多多地種。」

阿托莫諾夫的語聲又重濁又粗嘎，他說話好比敲一面大鼓。可是巴伊馬柯夫一生處世慎重，說話是細聲細氣的，好像恐怕驚醒甚麼可怕的妖怪似的。他那悲傷的、灰色的眼睛是和善的，當他望見阿托莫諾夫的孩子石頭一樣站立在門口時，他向他們睜着眼。他們全都很不相像：彼奧德爾，寬胸，眉毛挨緊，眼睛像小熊，酷肖他的父親；尼基塔的眼睛是女孩樣的，大而且深藍，跟他的襯衫一樣；阿歷克塞是一個頭髮彎曲，面頰緋紅的美少年，白皮膚，臉容明朗而快活。

「他們當中總有一個要去當兵了罷？」巴伊馬柯夫問。

（註一）Kursk：爲俄國南部之大城，靠近烏克蘭。

「不，我需要他們在身邊。我已經爲他們辦妥免服兵役的手續了。」

揮一揮手，阿托莫諾夫命令他們走開。當他們按年齡的順序一個跟在一個後面安安靜靜退出後，他將一個沉重的手掌拍在巴伊馬柯夫的膝上，說：

「耶富塞伊·米特里奇，我到這裏來還爲了給你做媒人。把令媛嫁給我的大孩子罷。」

巴伊馬柯夫喫一驚。他從座位上跳起來開始揮動他的臂膀。

「天！你在想甚麼啊？我這是第一次同你見面，簡直還不認得你是誰，而你就問我要求這個！我只有一個女兒，她還太小不能結婚，而且你又從來沒有見過她！你不知道她長得甚麼模樣：

……你在想甚麼啊？」

但阿托莫諾夫只隱在他的鬚曲的鬍子裏微微地笑。

「請同警察隊長去打聽我的來歷，」他說，「他是極心感我的親王的恩典的。親王曾寫信給他，囑咐他要對我做各種事情加以幫助。你以後不會聽見有反對我的事情，那神聖的神像可以做我的担保。我知道令媛，我知道你們這城裏的一切事情。我不動聲色地來過四次，已經充分探問清楚。我的大孩子也來過這裏，還見過令媛，所以請不必擔憂。」

覺得好像被熊襲擊了一般，巴伊馬柯夫請求來客緩一緩再定規。

「我可以暫時緩一緩，可是我的年齡不允許我成年累月地緩下去，」阿托漢諾夫是頑固的，
「起訴書來是嚴格的。」

「來，向你們的主人告別，」他從一個窗子向庭院裏喊道。

他們告別退出後，巴伊馬柯夫怯怯地望着那神像，在自己身上畫了三次十字，喃喃道：

「主垂憐我們！一個多麼奇怪的人啊！救我脫離災難吧！」

然後，用手杖輕叩着地面，他跟蹤走進花園，他妻子和女兒正在一棵菩提樹下煮果子醬。

「那些站在庭院裏的小傢伙是誰，米特里奇？」他的健壯俊俏的妻子問。

「我不認識。娜泰芽到哪裏去了？」

「到堆房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巴伊馬柯夫陰鬱地複述道，頹然在草地上坐下。「糖，是的。他們說解放農
奴會給人帶來不安甯，這，他們說的是實話。」

他妻子細細打量他，驚訝地問道：

「怎麼樣了？你又害病了麼？」

「我覺得很氣悶。似乎是，這人該當佔據我在世界上的位子似的。」

他妻子開始安慰他。

「何必煩惱呢？」她說。「真的，近來有些人離開鄉村到城裏來了。」

「正是這樣，他們果然來了。可是現在我不想同你說甚麼話。讓我仔細想一週……」

五天後巴伊馬柯夫倒在床上。十二天後死了。他的死亡給阿托莫諾夫和他的孩子們投一個頗爲深刻的暗影。在這「斯塔羅斯塔」病中，阿托莫諾夫來探望過兩次。他們在一起有過一次長談。第二次他來時，巴伊馬柯夫喚他的妻子進來。

「去，同她去談，」他說，將雙手厭煩地疊在胸上。「塵世的俗事，似乎是，不再和我有關聯了。讓我安息罷。」

「隨我來，幽莉安娜，伊凡諾夫娜，」阿托莫諾夫命令道，一眼也不看他的女主人是否跟在後面，他自願走出房間。

「去罷，幽莉安娜，這大概是命該如此，」這「斯塔羅斯塔」看出他妻子在躊躇是否隨着他們的客人出去，便鎮靜地向她勸告。她是個賢慧的婦人，明情達務，行動舉止從來不是不加以相當考慮的；然而這一次她在二小時後才回到她丈夫面前，一面輕彈眼淚，她那細長美麗的睫毛顫動着，一面說道：

「似乎的確命該如此，米特里奇。你給我們的女兒祝福罷。」

黃昏時分她帶領着女兒到她丈夫床前，女兒穿着盛裝的服裝。阿托莫諾夫推他的兒子走上前去。連眼色也沒有互換一回，這男孩同女孩便手拉手跪倒，垂下頭。巴伊馬柯夫，喘息着，在他們頭上舉起這家中歷代相傳的，鑲着珍珠的神像。

「以天父和天子的名字……主，託您的恩典，不要背棄我的獨生的孩子。」

「記住，」他嚴厲地對阿托莫諾夫說，「上帝在上，你對我女兒是負着責任的。」
那一個同他一鞠躬，這樣一來他的手就碰着地板。

「我知道。」

對他的未來的兒媳不說一句溫和話並且對她和他兒子正眼也不看，他向門口揚過頭去。

「出去，」他命令道。

當這一對已訂婚的新人走出後，他在病人的床上坐下。

「不要煩惱，」他堅定地說，「一切都會安排得很好的。我在親王家做了三十七年事情沒有受過一次罰。人不是神：他是粗野而且難以討好的。至於你，幽莉安娜，你以後會受到好照應。你將要成為我的孩子們的母親。他們會受到囑咐而尊敬地看待你的。」

巴伊馬柯夫靜靜著，他默默凝望那牆角的神像，哭了。幽莉安娜也在啜泣。阿托莫諾夫露出懊惱的神色來。

「噯，耶富塞伊·米特里奇，」他說，「你死得過早了。你沒有好生照料你自己。而我是何等迫切地要借重你啊！」

他手摸着鬍子，不禁高聲嘆息。

「我知道你一生的事蹟，」他繼續說，「你是個有聲望的人，而且十分精明。你若能同我相處五六年，我們必定能做出很多事情。然而，這是上帝的旨意。」

幽莉安娜可憫地喚叫着。

「你哇哇地喊甚麼，你這老烏鴉？你爲甚麼要驚嚇我們？說不定還要有一……」

但是阿托莫諾夫起身，向巴伊馬柯夫折下腰深鞠一躬，好像把他當做一具死屍。

「謝謝你肯信任我。再會，我必須到鄂喀河邊去，有一隻駁船載着我的東西已經到達那裏了。」

巴伊馬柯夫的妻子傷了心。他剛剛離開房間，她便慟哭起來：

「還鄉愚，這土佬，他對他兒媳婦連一句和氣話也沒有！」

她丈夫止住她。

「不要抱怨，」他說，「不要驚嚇我，」沉吟了一下又補充道，「你限定這個人能。他似乎比我們這般人高超。」

巴伊馬柯夫由全城和所有五個教堂的牧師風光十足地護送着下了葬。阿托莫諾夫一家大小在靈柩後面直接跟隨着亡者的妻子女兒；但是市民不高興這樣子，當陀子尼基塔落在一家人的後面走着時，他聽到人叢中的喁喁私語：

「沒有人認識他是誰，但是一轉眼他鑽營到前頭的位子上去了。」

波米阿洛夫轉着他那圓的辦實顏色的眼珠，悄悄議論道：

「亡人耶富察伊和陶莉安娜兩個都是慎重的人，從來不惹氣用事。所以其中有隱情。他必定曾經用甚麼方法引誘他們，不然，他們絕不會同他結成親家的。」

「是的，這是一件曖昧的事情。」

「我也說是一件曖昧的事情。偽造錢鈔籠，恐怕是的。可是巴伊馬柯夫的確一生過的是有聲望的人的生活，不是嗎？」

尼基塔低著頭傾聽，他的駝峯隆起着好像在等待一擊。這是颯風天。人羣用背同着風，幾百

隻腳揚起塵土，在他們身後拖曳着好像一縷煙，在人們的禿頭和頭髮上灑蓋了一層粉末。

「看啊，」有人說，「阿托莫諾夫全身上下被我們揚起的塵土灑成了甚麼樣子。他全然變成灰人了，這吉卜西……」

丈夫葬後過了十天，幽莉安娜·巴伊馬柯伐同她女兒遷到一座修道院，把房舍讓給阿托莫諾夫一家住。阿托莫諾夫同他孩子生活在活躍的旋風中，從早到晚可以看見他們沿着街道迅速地大步行走，或是當經過教堂時慌忙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父親是一個喧囂躁暴的人，他的長子，陰沉靜默，顯然在隱忍着恐懼或羞澀。美少年阿歷奧夏雖然同男伙伴翻臉使氣，對女郎却老着臉皮討；尼基塔，天剛亮便挺起尖聳的駝峯動身渡河到『牛舌頭』去，泥水匠，木匠，同白嘴鴉混合在一起，在那裏修建磚砌的長列庫房。庫房旁邊，靠近鄂喀河，用二尺厚的木料建築一幢二層樓的大廈——一所看去像監獄的房舍。黃昏時分，德里歐莫富城的人聚在發拓拉克夏河的岸上，嚼着甜瓜和葵瓜子，傾聽那鋸子的摩擦聲，和尖軋聲，鉤子的刮擦聲，利斧連連不斷的砍伐聲，並且傳遞着譏嘲的評論，說到建築巴比倫高塔（註一）是徒勞無功的。

（註一）昔人要在巴比倫建一高塔，高達天堂。（事蹟見創世紀第十章）

波米阿洛夫則製造大快人心的預言，說一切災難將降臨這些陌生人了。

「明年春天洪水會淹沒這些難看的建築物的。或許還有一場火災罷。木匠是吸煙的，而那裏到處是木屑。」

「他們在沙灘上建築，」伐西利，那肺癆病的牧師幫腔道。

「要是他們招許多工人來此地，酗酒、偷盜、傷風敗俗就要開始了。」

但是麵粉廠主兼酒店主人路加·巴爾斯基，一個大塊頭的、脹滿腸肥的人，安慰地說：

「來的人越多，」他用他那嘶啞的低音說，「那就越容易餵飽他們。沒有關係，讓這些人儘管工作罷。」

尼基塔·阿托莫諾夫供給這般市民以多量的談笑之資。他把柳樹林拔出，移植到一塊廣大空場上以後，整天價消磨在淘挖發拓拉克夏河裏的污泥，掘起卑濕地方的草土。之後他的駝峯向天拱起，他將草土載在一輛手車裏推走，將它分佈在沙土上成爲一個個小黑堆。

「他在試着佈置一個集團哩，」市民猜測道，「多麼愚的蠢材！你在沙地上施肥是白費的呀！」

日落時候，阿托莫諾夫一家由父親率領着，排成單行，涉水渡過河來。他們的影子映在淡綠